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6, 16(11), 952-962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6.16112462

Hans汉斯

AI赋能国际中文教育背景下来华学历生汉语综合课“变”与“不变”

——以地方理工高校为例

倪广妍

重庆邮电大学国际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6日；录用日期：2026年11月5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3日

摘　要

汉语综合课是国际中文教育教学体系中的基础课程，是来华留学学历教育的主干汉语课程，是衔接预科学习与专业课程的支撑。随着来华留学学历生规模的扩大及需求的多元化，传统综合课的定位与学历生多元化的专业培养目标之间逐渐显现出错位，主要表现为课程内涵与实际需求部分脱节、通用汉语与专门汉语衔接不畅。文章以地方理工高校为个案，深入探究来华学历生综合汉语课程的定位与内涵，厘清学历教育阶段综合课与传统综合课的承续关系、综合课与专业汉语课的区别与衔接，以及在AI赋能教育背景下综合课的坚守与调适。

关键词

AI赋能，国际中文教育，学历生，汉语综合课，课程革新，地方理工高校

AI-Empowered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Changes” and “Constant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omprehensive Chinese Courses for Degree-Seek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a Loc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yan Ni

International College,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文章引用: 倪广妍. AI 赋能国际中文教育背景下来华学历生汉语综合课“变”与“不变” [J]. 教育进展, 2026, 16(11): 952-962. DOI: 10.12677/ae.2026.16112462

Received: October 6, 2026; accepted: November 5,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3, 2026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Chinese Course is a foundational course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erving as a core Chinese language component for degree-seek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and a bridge between preparatory study and disciplinary instruction. As the number of such students grows and their needs diversify, a misalignment has emerged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course orientation and the disciplinary training objectives for degree students. This is reflected in a partial disconnect between course content and practical needs, as well as poor cohesion between General Chinese and 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 Taking a loc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plores in depth the positioning and connotation of comprehensive Chinese courses for degree-seek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larifies their continuity with traditional comprehensive Chinese courses within degree education, distinguishes their differences from and connections with discipline-specific Chinese courses, and examines what should be preserved or adapted in the context of AI-empowered education.

Keywords

AI-Empowered,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Degre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Chinese Course, Curriculum Innovation, Loc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已成为全球教育变革的核心驱动力。2025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1]，正式将“人工智能 + 教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这也为国际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引领与实施路径。目前，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在智慧教育平台建设、数字化资源开发等方面成效显著，海量教学资源的数字化集成与智能技术应用为教学模式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此背景下，汉语综合课作为贯穿来华留学学历教育全过程的核心课程，其在不同学习阶段的功能定位与教学模式亟待重新审视。尤其是学历教育阶段的综合课，其核心功能在于纵向衔接预科与专业，横向融合通用汉语与专业汉语。特别是对汉语授课学历生而言，汉语课程的关键任务之一在于实现从通用汉语能力向学术汉语能力的顺利衔接，其系统性与阶段性设计显得尤为关键。

传统综合课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成熟稳定的教学模式，为汉语基础能力的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面对当前学历生多元化、专业化的学术需求，其统一化的教学模式与多样化专业需求之间难以有效匹配。这一矛盾在地方专业特色优势明显的高校中尤为突出，以重庆邮电大学为例，该校依托信息学科特色，吸引了涵盖通信工程、网络空间安全、大数据管理等专业的学历生群体，形成了来华留学学历生“规模相对较小、专业分布非常广泛”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使得综合课既要应对不同专业的差异化需求，又需在资源条件受限的情况下实现精准赋能。

[1]https://www.cac.gov.cn/2025-08/27/c_1758018277755538.htm

基于上述现实需求，本研究以地方理工高校重庆邮电大学为案例，聚焦 具有“小规模、多专业分布”典型特征的来华留学学历教育院校，深入分析在 AI 赋能背景下，汉语综合课所面临的转型挑战与应坚守的核心价值，系统探讨其在教学目标、内容体系与教学模式等方面的重构路径。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该校个案的深入剖析，探索来华学历生从“学汉语”向“用汉语学”过渡的可行路径，为同类院校提供改革思路，助推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与服务效能的提升。

2. 汉语综合课研究的发展历程

综合课是国际中文教育教学体系中的基础与主干课程，学界围绕其理论与实践已有不少经典论断。周祖谟提出，综合课应注重“全面要求，综合教学，阶段侧重”[1]；综合课的实质是语言技能的综合训练与语言知识、文化知识、语用规则的综合教学[2]；其首要任务或基础性任务是传授语言知识和规则，核心任务是以听说技能为重点，包括听、说、读、写各项技能的综合训练，并通过情景化、功能化、交际化的训练开展语言知识教学，旨在提高学习者的汉语综合运用能力。综合课课程内容具有全面综合性特点，一般作为基础课或主干课设置[3]；它是各专项技能课的纽带与核心，具有融合性特点[4]；实践性和交际性是综合课总的教学原则[5]；综合课教学则表现出综合性、基础性、阶段性和时代性等特点[6]。

随着时代的发展，受到各种不同教学法的影响，综合课的培养目标也在发生变化。倪明亮全面梳理了综合课的发展脉络[6]，总结了不同历史时期综合课的培养目标，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raining objectives of the comprehensive Chinese course in different periods
表 1. 不同时期汉语综合课培养目标对比

传统时期(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	现代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
以培养学生的语法意识和系统掌握语法知识为主要目标	以培养学生综合技能为目标，具有明显的技能培养倾向[7]。既担负着语言知识点以及负载交际因素的文化知识的教学，也担负着综合培养和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等技能的任务。

由表 1 可以看出，在上世纪 80 年代，综合课的课程本质、核心任务、基本特点、教学原则以及培养目标等已较为清晰和明确。此外，针对不同汉语水平和阶段，综合课的教学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对于来华留学学历生而言，特别是汉语授课的学历生，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之后汉语水平一般处于四级水平[2]，目标是通过 HSK 5 级并能逐步适应专业学习。前人对于中高级汉语综合课教学内容的定位如表 2 所示[6]：

Table 2. Teaching content orientation of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Chinese comprehensive courses in different syllabus periods
表 2. 不同大纲时期中高级汉语综合课教学内容定位

	大纲前期[8] [9]的 50 年[3]	大纲后期的 10 年
中级汉语综合课	教学内容侧重在词汇教学和语法教学。技能训练仍然围绕着听、说、读、写进行，并增加文化知识介绍，增加高层次的语言文化因素。	增加了各种题材和体裁的，反映现当代中国人生活的文章和作品。这要求学习者掌握其中出现的生词和语法现象，并进行各种综合训练。
高级汉语综合课	教学内容主要是虚词及连接词语、常用词语及固定词组、复杂句型、固定格式、语段篇章、实用修辞、交际性文化知识等，重点在进一步扩大词汇量，提高词语辨析和成段表达的能力。	增加了学习反映中国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特点的多种题材和体裁的文章，要求学生进一步扩大词汇量，积累相当数量的词语和固定格式，培养语言运用能力和综合理解能力。

[2]根据 2018 年教育部发布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规定，来华留学生入学标准中，以中文为专业教学语言的学科、专业的中文能力要求应当至少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四级水平。
[3]以 2002 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的《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和《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为界标。2002 年之前简称为“大纲前期”，2002 年之后简称“大纲后期”。

总之，综合课在国际中文教育的课程体系中是基础主干课，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的始末，综合课的定位从早期的“语法知识传授”，发展为以“听、说、读、写、译[4]”五大技能综合训练为核心、融合语言文化知识的共识。

以往对于综合课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通用汉语教学，主要针对语言进修生等非学历教育，这些研究奠定了汉语综合课的基本教学理念和模式，但是对于学历留学生综合汉语课程的认识和探索不足。以重庆邮电大学为例，面向来华留学学历生的培养方案中设置了综合汉语系列课程，这类综合课有着既不同于通用汉语教学也不同于专业汉语教学的特点与挑战。

3. 来华学历生汉语综合课程特点定位

李宇明、翟艳指出，来华留学汉语教育正进入一个新时代[10]。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留学目的地国，学历生成为留学生主体。对于来华学历生而言，其来华学习全过程包括以下三个重要的汉语学习阶段：预科教育阶段的汉语学习、学历教育阶段的汉语学习和专业汉语学习[5]。因此，有必要梳理清楚学历生汉语学习的不同阶段课程的定位与特点，三者对比如表 3 所示：

Table 3. Comparison of Chinese courses across the three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stages of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in China
表 3. 来华学历生三个汉语学习阶段课程对比

学习阶段	预科教育阶段	学历教育阶段	
课程名称	汉语综合课[6]	汉语综合课	专业汉语课
核心定位	准入性、奠基性课程	支撑性、核心性课程	专门性、工具性、接口性课程
课程目标	掌握汉语基础词汇和基本语法点，培养日常与基本学术交际能力，强调接受性技能(听、读)，达到进入中国高校专业学习的汉语水平标准	系统提升中高级语言知识，全面发展学术汉语能力，达到毕业所要求的汉语水平等级(HSK4 或 HSK5)。	掌握高频专业术语、特定语篇体裁和行业惯例表达，掌握特定专业领域的汉语交际技能
课程设置	汉语综合课与听力、阅读、口语、写作课等技能课配合开设	汉语综合课(必修)、技能训练课(选修)	科技汉语、专业汉语、学术汉语等课程形式
学时安排	语言类学时比例 60%~70%	语言类学时比例 10.8%~11.9%[7]	各高校开设情况不同，不是必须开设的课程。
教学内容侧重	通用性、规定性，以通用汉语为主，侧重日常生活用语和学术场景中的基础语言技能(如听课、记笔记、阅读专业词汇等)。语言要素本身、基础功能项目、生存与学习文化	应从目前 HSK 等级达标转向综合语言素养的整体提升。教学内容需兼顾通用汉语基础与专业语言需求，培养语篇能力与深化文化理解，支撑学生从“学汉语”向“用汉语学”的实质性过渡。	专门性、真实性专业术语体系、体裁范式与套路、专业交际策略
与专业的关联	预备与铺垫，学习通识性的专业术语	语言学习与专业学习同步进行	直接相关

[4]《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中定义言语交际能力为学习者综合运用听、说、读、写、译五项语言技能，在不同情境下，就不同话题，用中文进行交际的能力。《标准》正式将“译”与“听说读写”一同纳入言语交际能力。
[5]在学历教育阶段，有的院校还会开设专业汉语作为综合课的接续课程，专业汉语是帮助学生使用汉语提高专业水平的专门用途汉语课程。
[6]见《教育部关于对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开展预科教育的通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moe_850/200903/t20090313_89013.html
[7]本数据采自重庆邮电大学来留学生培养方案(2024 版)，汉语授课来华留学生的各专业汉语类课程学分比例为：信息安全专业 11.9%，网络空间安全专业 11.9%，通信工程专业 10.8%，市场营销专业 11%；英语授课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来华留学生汉语类课程学分比例为 11.5%。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综合课是提高来华学历生汉语水平的首选和必选课型，也是基础主干课程，尤其是在前两个阶段。学历阶段的汉语综合课连接语言学习与专业学习，处于预科阶段与专业阶段的过渡，是学生能否顺利实现从通用汉语提升为专业汉语能力的关键学习环节，同时还是实现培养目标、达到毕业语言等级要求、支撑学生学术和职业发展以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理解的重要语言基础。其重要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提升语言能力，加深文化理解：张龙等调查了来华留学生在接受学历教育期间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结果显示“不能有效提高自己的听说技能”(占比 32.61%)是来华留学生最担心的问题[11]。综合课旨在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译综合言语交际能力。这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帮助学生快速适应在中国的生活和学习。

2) 学术和专业基础的建立：对于即将进入专业学院开展相关专业学习与学术研究的学生而言，扎实的汉语基础是进行专业学习和研究的前提。综合汉语课程教学中有必要向专业汉语课延伸，帮助学生顺利过渡到专业学习，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还关系到毕业后学生的职业发展。

3) HSK 考试和毕业要求：根据 2018 年教育部印发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12]的要求，中文授课专业的留学生，毕业时中文能力须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五级水平，能够运用中文完成专业学习、研究及相关工作；外语授课专业的本科生，毕业时中文能力至少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四级水平。汉语水平考试已经成为留学生能否毕业的硬性条件，综合汉语课也是留学生能否顺利通过 HSK 考试的关键课程。

此外，留学生汉语的综合能力关系到社交和人际交往是否能顺利融入当地社会、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增强在中国的生活质量等各个方面。因此，汉语主干课程综合课对于来华本科留学生来说，不仅仅是语言学习的需要，更是文化理解、学术基础、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等多方面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

4. 地方理工高校学历生汉语综合课案例分析

据统计，2025 年重庆邮电大学国际学院录取并报到的学历本科生 77 人，研究生 41 人(含博士研究生 1 人)。与往年相比，2025 年的国际学历生(本科)的数量和规模有了较大增长。学历留学生分布在 11 个专业，主要集中于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网络空间安全等专业；生源国结构呈现多元复杂特征，学生来自 18 个国家，其中摩洛哥、阿富汗、俄罗斯和越南等国学生占比较高。

当前，该校在留学生培养过程中面临以下困难：

1) 学生语言文化背景高度多元。从来华留学本科生来源分析，主要来自亚非语系、印欧语系和南亚语系等，各母语背景语言特征差异显著，学习特点和重难点差异呈现不同的特点和规律。此外，每年生源结构随招生情况动态变化，进一步增加了教学适应的复杂性。

2) 专业差异带来语言需求分化。目前，该校 11 个专业有在读来华留学本科生。综合汉语系列课程属于面向全校所有专业来华留学生的通识教育基础课程，是提升学生语言能力的汉语语言主干课程，是衔接专业课程的主要汉语支撑课程。但不同专业背景的来华留学生在毕业需求和定位方面各有侧重。基于《重庆邮电大学来华留学培养方案（2024 新修订）》[8]，以汉语授课学历生为例，综合汉语课程在毕业生能力要求各方面显示普遍的高相关性，但是各专业对综合汉语相关性的定位也各不相同：

根据不同专业对来华学历生毕业要求的实现矩阵可以看出(表 4)，不同专业背景、不同语言基础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来华留学生，通过通识教育中的同一门综合汉语课，被要求达到侧重点各不相同的培养目标和能力要求。多元的培养目标与传统的综合课授课目标存在部分错位，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所呈现的教

[8]https://jwzx.cqupt.edu.cn/pyfa2024/reader.php

学效果难以完全满足学生的现实需求。

3) 教学模式亟待转型升级。目前，综合课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受制于教学手段和教学资源，所呈现的“综合”效果与学生的期望有所错位，同质化的教学内容与目标不能完全实现学生的多元化需求与培养目标。多元需求导向下的“综合”也将会发生变化，面对来华留学新形势，对综合汉语课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也提出了新的实际需求。因此，根据新的培养要求，如何借助 AI 赋能升级课程授课形式，使之更加贴近留学生的实际需求和时代发展，为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培养目标奠定语言基础，是当前综合汉语系列课程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Table 4. Matrix of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ese-taught programs, categorized by major
表 4. 汉语授课留学生的各个专业对于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毕业生能力要求	1. 工程知识	2. 问题分析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4. 研究	5. 使用现代工具	6. 工程社会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8. 职业规范	9. 个人和团队	10. 沟通	11. 项目管理	12. 终身学习
通信工程专业	汉语类课程[9]					L	H	H	H	H			H
网络空间安全专业						L	H	H	H	H			H
信息安全专业			M			L					H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		H	H	H	H	H	H	H	H				
市场营销专业		H	H	H				H					

注：L：低；M：中；H：高。

4) 学生汉语基础存在显著差异。对于英语授课来华留学本科生入学标准中的汉语语言能力要求没有硬性规定；对于汉语授课来华留学本科生来说，语言能力的入学标准是达到 HSK 四级(即 HSK 四级考试达到 180 分及以上)。学生的汉语水平处于 HSK 四级的不同层面(介于 180 分~290 分之间)，学生在听说读写四项技能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汉语水平基础差距较大，对于汉语学习的需求层次呈现差异。

5) 中高阶语言能力培养面临阶段性挑战。与初级阶段的综合汉语学习特点不同，英语授课项目的基础汉语课程目标设定为 HSK 四级，汉语授课项目的综合汉语课程则需达到 HSK 五级，体现其中高阶教学定位。中高级汉语综合课的核心任务在于将语言知识转化为语言技能与交际能力[13]。从教学阶段性特征来看，中级阶段是个瓶颈，在很长时间内很难有突飞猛进的学习成就感，教学实施因而具备相当难度。

针对这些问题，《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12]中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安排充足、适用的汉语课程，满足来华留学生修课需求。”为了提升来华留学学历生汉语综合能力，在《重庆邮电大学来华留学培养方案（2024 新修订）》中，针对英语授课本科留学生专门设立了基础汉语系列课程(见表 5)，针对汉语授课本科留学生专门设立了综合汉语系列课程(见表 6)，二者都采用综合课的课型，旨在全面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综合语言能力。相比修订之前，汉授来华留学培养方案中综合汉语课程由原来的综合汉语上下、专业汉语 II 和学术论文写作课程(共 14 学分)拓展为综合汉语 1~4 系列课程(必修)和汉语技能强化 3 和汉语技能强化 4 (选修)课程(共 17 学分)，帮助留学生攻克语言关，达到毕业要求，

[9]即面向英授留学生开设的基础汉语(1~4)和面向汉授留学生开设的综合汉语(1~4)，均采用汉语综合课型。

在提升语言能力的基础上，加深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提升跨文化及全球胜任力，最终实现来华留学生的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因此，综合汉语系列课程的开设更加凸显了综合汉语作为留学生后续专业学习的语言基础和支撑课程的重要性。

Table 5.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taught in English)
表 5. 汉语语言课(英文授课)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修读要求
		理论	实验	实践	合计			
基础汉语 1	4	64	0	0	64	考试	1	必修
基础汉语 2	4	64	0	0	64	考试	2	必修
基础汉语 3	4	64	0	0	64	考试	3	必修
基础汉语 4	4	64	0	0	64	考试	4	必修
国际汉语能力水平(HSK4)	1	0	0	0	0	考试	每年	必修
汉语技能强化 1	4	64	0	0	64	考试	5	选修
汉语技能强化 2	4	64	0	0	64	考试	6	选修
必修：17 学分，选修：0 学分								
达到“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14]四级水平可认定获得“国际汉语能力水平(HSK4) 1 学分”，达标后方可毕业。								

Table 6.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taught in Chinese)
表 6. 汉语语言课(中文授课)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修读要求
		理论	实验	实践	合计			
综合汉语 1	4	64	0	0	64	考试	1	必修
综合汉语 2	4	64	0	0	64	考试	2	必修
综合汉语 3	4	64	0	0	64	考试	3	必修
综合汉语 4	4	64	0	0	64	考试	4	必修
国际汉语能力水平(HSK5)	1	0	0	0	0	考试	每年	必修
汉语技能强化 3	4	64	0	0	64	考试	5	选修
汉语技能强化 4	4	64	0	0	64	考试	6	选修
必修：17 学分，选修：0 学分								
达到“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五级水平可认定获得“国际汉语能力水平(HSK5) 1 学分”，达标后方可毕业。								

此外，同为邮电类院校的北京邮电大学和南京邮电大学也开设了相关必修课程：北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设有“汉语(上)”、“汉语(下)”及“科技汉语”(共 9 学分，144 学时)；南邮则开设了“汉语 I-IV”(共 24 学分，384 学时)。这些课程均属于汉语综合课，分布于第 1 至第 4 学期。

5. AI 赋能的“变”：教学生态的多维革新

李宇明、翟艳指出，来华留学汉语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转折点[10]。未来的汉语教育至少要在教

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等多方面实现转变，转变之一是学历生的需求由“学汉语”向“用汉语学”转变。“用汉语学”指的是汉语在获取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学历学位的过程中发挥“工具”作用。吴勇毅指出，应通过语言来学习和探究各种内容，并在学习不同内容的过程中掌握语言[15]。这是教学理念的更新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崔希亮、高丽娟认为，人工智能会提供智能化、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平台，因此传统的教育理念也须应时而变，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智能化和个性化教育逐渐会成为国际中文教育的主流[16] [17]。

学历教育阶段的汉语综合课正处在通用汉语教学与专门用途汉语的连接点上，既不同于传统的综合课，也不同于专门用途的专业汉语课，但是又发挥着联结和中枢的关键作用，是实现从“学汉语”到“用汉语学”过渡的关键一环。尤其是在AI赋能背景下，汉语综合课可以实现以往因精力和资源限制而做不到的个性化教学，可以实现传统综合课无法达到的教学效果，这些转变不只是教学手段的更新，而是国际中文教育课程体系核心理念的改革。这是新时代适应来华留学内涵式发展的必然演进和内涵深化，是周祖谟当时提到综合课应“阶段侧重”[1]的具体体现。对于重庆邮电大学这样的工科特色院校而言，其学历留学生(主要分布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网络空间安全、经管等专业)的培养，更对这些转变提出了迫切而具体的要求。

5.1. “综合”内涵之变：从内部“综合”到外部拓展

根据前人对综合课的研究，综合课中的“综合”指的是语言技能、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培养目标的综合。随着来华留学形势和实际需求的变化，综合课也在不停的变化，“综合”的内涵也进一步深化拓展。戴东红曾提出，汉语能力、社会认知、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四位一体，是来华学历留学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必须明确的培养基本规格，也是人才培养的主要着力点[18]。在此基础上，新形势下的“综合”不仅是语言技能的内部综合，更是“语言、文化、专业”三位一体的外部综合：在AI技术的赋能下，应以“用汉语学”为方法论指导，以通用语言能力提升为根基，向专业学习以及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延伸，将汉语能力的系统提高与学习者的专业发展、文化理解与认知提升深度融合，培养能够真正运用汉语作为工具进行专业学习与思考创新的跨文化交际人才。

5.2. 教学理念之变：从语言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到全人教育

传统汉语综合课以语法结构和语言知识传授为核心，强调系统性听说读写语言技能训练。2024版《国际中文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大学成人版)》课程目标从“教学”层面提升到了“教育”层面，语言教学需超越知识传授，融入批判思维、跨文化能力及人格培养；吴勇毅指出，国际中文教学的一个重大转变是从“功能”转向“内容”，从“学汉语”转向“用语言学”，即在学习不同内容的过程中掌握语言，真正将语言运用起来[15]。AI赋能将推动汉语综合课向“用汉语学”提升，课程目标从单一的通过HSK考试转向培养具备中文综合运用能力、学术汉语能力、专业沟通能力和跨文化素养的国际化人才。汉语综合课时实现从通用汉语能力培养转变为支撑学生专业发展、认识和理解中国和个人认知能力提升的重要衔接课程，契合国际中文教育培养知华爱华友华人才的根本宗旨。

5.3. 教学内容之变：从教材统一到动态生成

根据《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2022)》[19]调查，国际中文教师最熟悉的教材中《HSK标准教程》和《发展汉语》占前两位(分别占比19.09%和8.08%)，这也是汉语综合课的首选教材。虽然近年来教材逐渐“资源化”，但是其仍对汉语综合课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对于学历教育阶段的学生而言，专业学习是面临的现实需求与困难，而目前适合学历阶段多种专业不同需求的汉语综合教材编写难度较大。

AI 技术的赋能为解决现实困难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其可以基于不同学习者的学习水平、母语背景、专业背景和兴趣特点，依托特定专业的专门语料库，根据语言知识点自动生成各种语境的例句和文章，教学内容在原有通用汉语的基础上，可以向专业学术场景进行拓展和延伸。这种转变使教学内容从静态封闭走向开放多元与实时更新，既深化拓展了通用汉语教学的内容，又实现了与当代社会文化和专业学习的深度融合，帮助学生实现从通用汉语到专业汉语的衔接和过渡。

5.4. 教学任务之变：从通用汉语到与学术汉语衔接

学历教育阶段的汉语综合课处于预科阶段和专业汉语间承前启后的关键位置。这一阶段的汉语综合课程是支撑学生顺利完成专业学习，实现汉语能力从日常交际向学术思维提升的关键。教学侧重点需要从基础生活用语和词语、句子等语言要素的操练，转向通用与学术相结合、以语篇分析和学术文体为核心的深层语言能力培养；从注重语言输入逐步转向学术性输出，使语言学习与真实的专业实践和应用相结合，培养学生运用汉语完成其专业领域内学术任务的能力。这是一个从“学语言”到“用语言做事”的根本性转变，最终目标是使学生能够将汉语能力转化为专业学习与学术研究的语言工具。

5.5. 其他转变

在 AI 赋能时代，综合课师生角色也会发生重构：教师从语言知识讲授者转型为学习设计师，重点负责语言文化项目任务设计与过程引导和反馈；学生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探究者，在真实专业语境中建构语言能力。此外，语言课程设置需要同步变革，语言能力的习得不同于知识传授，其核心在于持续的使用与操练，因此应打破统一学时与固定进度的传统模式，基于 AI 平台构建弹性学时路径，根据学生语言基础、专业需求与学习风格进行动态调整。

总之，汉语综合课的变革是由技术演进、理论发展与现实需求共同驱动的系统性转型。在技术层面，人工智能为实现规模化个性教育提供了技术支撑，使教师能够基于差异化学习路径实施精准教学，从而推动课程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在教学理论层面，教学范式已由注重机械训练的行为主义转向强调知识建构的建构主义，AI 技术通过创设真实语境、引导项目式学习与促进课堂互动，为该理论提供了实践路径。在时代需求层面，随着来华留学教育进入以质量为核心的发展阶段，培养具备专业能力与中国视野的高层次人才成为关键目标，传统脱离专业语境的教学模式已难以适应新要求，课程改革成为提升人才培养效度的必然选择。

在这一背景下，汉语综合课的核心属性正经历内涵重构与功能拓展：“综合性”由语言技能整合升级为语言、文化与专业知识的深度融合；“基础性”从服务于语言习得转变为支撑学生专业发展与学术成长；“核心性”则在技术赋能背景下进一步增强，课程作为衔接语言教学与专业培养、协同智能工具与教师角色的枢纽作用日益凸显。这表明国际中文教育要实现从“语言传授”到“以语言为载体的全人培养”的范式转型，是国际中文教育迈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关键路径。

6. AI 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综合课的不变内核

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并深度融入教育领域的今天，国际中文教育综合课的教学形态、方法和手段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然而，在这场教育变革中，综合课的核心本质与根本使命依然坚守不变。基于学界对综合课的经典论断与历史发展脉络，我们可以清晰地界定那些历经时代检验如今仍在坚守的核心要素。这些“不变”的元素不仅是综合课存在的价值根基，更是确保技术赋能能够真正服务于教育本质的关键所在。

6.1. 基础性与主干性课程定位不变

综合课作为国际中文教育课程体系中的基础与主干必修课程，这一根本定位从未改变。周祖谟提出的

“全面要求，综合教学”[1]理念，至今仍是综合课教学的核心指导思想。吕必松强调的综合课实质——“语言技能的综合训练加上语言知识、文化知识、语用规则的综合教学”[2]，在 AI 时代依然适用。尽管 AI 技术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工具和资源，但综合课作为连接各专项技能课的“纽带与核心”[4]地位更加凸显。技术赋能使综合课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加强，而非削弱。综合课不仅承担着语言知识的系统传授任务，还发挥着连接语言学习与专业学习的桥梁作用。

6.2. “综合”的教学要求不变

综合课在教学中承担着多方面的教学任务，体现“综合”的特点[20]。不论是预科教育还是学历教育，汉语综合课的定位非常明确：它是帮助来华留学生克服语言障碍、适应专业学习需求的关键桥梁，始终保持综合性、系统性的特点。其“综合”体现在：技能综合：注重听说读写各项技能的协同发展。内容综合：融合语言、文化、专业基础知识。目标综合：旨在提升语言能力、学术能力及跨文化交际能力。

赵金铭提出的“传授语言知识和规则”的基础性任务，以及“以听说技能为重点的各项技能综合训练”的核心任务，在 AI 时代仍然具有指导意义[3]。综合课对学生能力培养的全面性和综合性要求始终不变。避免将各项语言技能训练割裂开来，设计丰富多样的交际性任务和综合练习。同时，紧密结合专业导向。倪明亮总结的综合课“综合性、基础性、阶段性和时代性”特点，在技术赋能背景下更加鲜明[6]。语言知识的系统传授通过情景化、功能化、交际化的训练实现，最终目标仍是提高学习者的汉语综合运用能力。AI 技术虽然能够提供个性化的训练材料和即时反馈，但无法替代学生对语言知识的系统性建构。

6.3. 全面性与文化性的教学内容不变

综合课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全面性和文化性的特征。从历史发展看，中级汉语综合课经历了从“侧重词汇和语法教学”到“增加各种题材和体裁、反映现当代中国人生活的文章”的转变[6]；高级汉语综合课则从虚词及连接词语教学转向学习反映中国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这一演进趋势在 AI 时代得到延续和加强。AI 技术更加有效地将语言知识教学与文化知识传授相结合，既保持了传统的语言要素教学，又强化了现当代中国文化的融入，实现了“历史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变[10]。

6.4. 实践性与交际性的教学原则不变

李晓琪强调“实践性和交际性是综合课总的教学原则”[5]，语言交际能力的提升离不开真实的人际互动。AI 技术可以基于真实的交际场景，创设更加丰富的语言实践环境，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交际训练，扩展和提升综合汉语课程的互动交际练习，增强实践效果和交际质量。

综合课在国际中文教育课程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教学目标的综合性、教学内容的全面性、教学原则的实践性以及能力培养的综合性，这些根本特征历经时代变迁而保持恒定，但方法与内涵需因时而进、应势而新，以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求。AI 技术的赋能不是要改变这些本质特征，而是要通过技术创新使其得到更好的实现和强化。

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正是综合课适应时代发展而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技术的“变”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目标的“不变”，而教育本质的“不变”则是技术创新的方向。

7. 结语

本研究分析了 AI 赋能国际中文教育中汉语综合课的“变”与“不变”辩证关系。“不变”的是以提升学生综合语言交际能力为核心的教育初心，是对听说读写译基础能力的持续重视，以及对教育中人文关怀本质的坚守；而“变”则是在技术推动下，教学模式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教学资源从静态走向动态、教师角色从知识传授者转向学习设计者等方面的深刻变革。

面对 AI 赋能不均衡的现实挑战，资源有限的地方院校在探索 AI 赋能的过程中面临低资源投入的局面，同时存在学生规模小、专业分布广的现状。对此，应着力探索低成本、易部署、可适配的务实发展路径，借助轻量化 AI 工具实现综合课与专业课程的有效结合，精准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致　谢

笔者在 2024 年“AI 背景下的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圆桌论坛中，得益于崔希亮教授对相关问题讨论的启发，特此致谢。

基金项目

2024 年重庆邮电大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AI 赋能国际中文综合汉语系列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与实践”(XJG24251)；2024 年重庆邮电大学课程思政示范建设项目(XKCSZ2446)。

参考文献

[1] 周祖谟. 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J]. 中国语文, 1953(7): 23-28.

[2] 吕必松. 再论对外汉语教学的总体设计[C]//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0: 14-22.

[3] 赵金铭.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修订本)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4] 李杨. 对外汉语本科教育研究[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5] 李晓琪. 对外汉语综合课教学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6] 倪明亮. 汉语综合课教材论[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2.

[7] 赵金铭. 跨越与会通——论对外汉语教材研究与开发[J]. 语言文字应用, 2004(2): 109-118.

[8]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 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S].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2.

[9]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 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 [S].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2.

[10] 李宇明, 翟艳. 来华留学汉语教育 70 年: 回顾与展望[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1(4): 1-10.

[11] 张龙, 等. 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学历教育培养模式建构——基于 G 校 65 名来华学历留学生的调查[J].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 29(4): 30-34.

[12] 教育部关于印发《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moe_850/201810/t20181012_351302.html, 2018-10-09.

[13] 李杨. 中高级对外汉语教学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14]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GF 0025-2021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S].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21.

[15] 吴勇毅. 以内容为核心是国际中文教学的一个重大转变[J]. 语言战略研究, 2024, 9(5): 94.

[16] 崔希亮. 人工智能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发展的七个问题[J]. 语言战略研究, 2024, 9(5): 92.

[17] 高丽娟. 人工智能赋能国际中文教育创新发展[N/OL]. 中国社会科学报.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5/t20250528_5876169.shtml, 2025-05-28.

[18] 戴东红. 来华学历留学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基于群体学习特征[J]. 广西社会科学, 2017(8): 218-220.

[19]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2022) [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22.

[20] 姜丽萍, 赵秀娟, 吴春仙. 国际汉语教学综合课教学方法与技巧[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4.